三家詩遺說考

齊詩遺說攷卷第四（四之一）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齊詩頌一

（漢書禮樂志）自夏以往其流不可聞已殷頌猶有存者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其威儀足以充目音聲足以動耳詩語足以感心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論其數而法立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饗作之朝廷則羣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己竦神說而承流是以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輝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以然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

嘉應降

周頌

清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

補伏生尚書大傳臯䌛謨篇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故欲其清也其歌之呼也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鄭注烈業也呼出聲也肅雝顯相四海敬和明德來助祭

喬樅謹案漢書儒林傳伏生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閒齊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水經注河水篇據伏生墓碑言伏生撰五經尚書大傳是伏生遭秦兵燹壁藏亡佚獨以尚書教授其始末嘗不兼通五經也伏生齊人於詩亦嘗治齊學儒林傳云伏理治齊詩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丹之學理卽伏生八世孫也後漢書伏湛傳云初自伏生以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爲伏不鬭云知伏氏雖世傳尚書其實兼傳齊

詩伏理師事匡衡別自名家要自伏生以後所治詩亦無非齊學不自伏生始也伏氏傳齊詩而理更受詩於匡衡此如歐陽生傳尚書而其子更受書於倪寬漢人最重家學世世轉相傳授蓋欲其益明耳諸齊以詩貴顯者皆固之弟子惟夏侯始昌最明傳后蒼以授匡衡始昌通五經受尚書於夏侯都尉以傳族子勝勝傳從兄子建爲尚書大小夏侯氏之學都尉者伏生再傳弟子也是今文尚書與后蒼之詩皆爲齊學師承之同從可知矣

【補】又洛誥篇朔者貌也以其貌言之也宮室中度衣服

中制犧牲中辟殺者中死割者中理搏弁者爲文變詭
者有容榤杙者有數太廟之中繽乎其猶模繡也天下
諸侯之悉來進受命於周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
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
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伋然淵其志和其情愀
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
之風也夫及執俎抗鼎執刀執匕者負廧而歌憤於其
情發於中而樂節文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

喬樅謹案此卽周頌清廟詩義毛詩敘云清廟祀
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與

咎繇傳言清廟頌文王之德說合洛誥有禋于文王武王之事故傳兼文武而言周始宗祀文王作清廟之詩蔡邕月令論所謂取其宗祀之貌曰清廟是也其後祖文王而宗武王亦奏清廟之詩以祀武王至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之重祭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亦得升歌清廟之詩禮記祭統及明堂位所言其明證也

補禮記仲尼燕居升歌清廟○鄭注清廟頌文王之德

喬樅謹案續漢書祭祀志下劉昭注引東觀書東平王蒼議稱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

故登歌淸廟一章也所引詩傳疑爲齊詩傳故其說與鄭君禮注合又謝沈後漢書載耆上言引大雅曰昭哉來御繩其祖武亦與毛詩昭茲來許文異公羊文九年傳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左氏隱二年傳注引作禦夷狄者不一而足許御同音通用訓義亦同公羊氏齊學以許爲禦足見齊詩來許亦或作來御也

補儀禮士虞禮鄭注顯相助祭者也顯明也相助也詩云於穆淸廟肅雝顯相

補班固奏記蓋淸廟之光輝當時之俊彥也

補班固典引於穆猗那翕純皦繹以崇嚴祖考殷薦宗祀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烏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

逡奔走在廟

補禮記大傳執豆籩逡奔走○鄭注逡疾也疾奔走言勸事也周頌曰逡奔走在廟

喬樅謹案逡毛詩作駿傳云駿長也箋云駿大也皆與禮記注義異記注用齊詩說駿與逡古通爾雅釋詁駿速也速卽疾之義

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

補禮記大傳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鄭注斁厭也言文王之德不顯乎不承乎成先人之業乎言其顯且承之人樂之無厭也

喬樅謹案毛傳云顯於天矣見承於人矣不見厭於人矣鄭箋云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之志與言其承順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毛以不顯不承爲美文王鄭則指助祭者而言與禮記注義異孔疏以爲禮注在前詩箋在後故不同胡承珙曰詩頌文王當是美文王之德下篇卽云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則

以不顯不承爲美文王者於義爲優也

維天之命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補禮記中庸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鄭注天所以爲天文王所以爲文皆由行之無已爲之不止

喬樅謹案毛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鄭箋云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攷趙岐孟子注云孟子親受

業於子思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無極卽不已之義廣雅極已也可證無極正釋詩之不已此詩毛敘云太平告文王也太平之事莫大乎制禮作樂以周禮爲天命之精致太平之具此聖門之微言大義而孟仲子者書論詩所親受於孟子者觀中庸引詩下文卽言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卽子思述聖人言詩之旨爲孟仲子師說傳授之所本也鄭箋動而不止二語與記注詞意亦同蓋用齊詩之說以申毛義

誐以謐我

補說文言部誐嘉善也詩曰誐以謐我

喬樅謹案毛詩假以溢我傳云假嘉溢慎也爾雅釋詁溢慎也舍人曰溢行之慎某氏曰詩云假以溢我慎也爾雅注多據魯詩釋文於假以溢我不言韓詩字異則知魯韓皆與毛同說文所引蓋齊詩之文也段氏說文注云謐徐鍇本作溢此用毛詩改竄也廣韵引說文作謐誐謐皆本字假溢皆叚借字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引作何以恤我何者誐之聲誤恤與謐同部堯典惟刑之謐哉古文亦作恤馬瑞辰曰恤當爲侐之假借說文侐靜也正

與爾雅釋詁溢愼謐並訓靜者同義廣雅靜[illegible]也靜我卽安我猶詩言綏我眉壽綏亦安也假以溢我謂善以綏我也喬樅謂今文尚書與齊詩並傳自夏侯始昌同一師承今文尚書恤作謐尤足證說文所引誐以謐我爲齊詩之文無疑也

維清

維清緝熙

補 春秋繁露楚莊王篇文王作武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旣伐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

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

補 又三代改制質文篇文王受命作宮邑于豐命相臣曰宰作武樂制文禮以配天

喬樅謹案毛詩敘云維清奏象舞也蔡邕獨斷載魯詩敘云維清奏象武之所歌也象武即武象賈逵左傳注云象文王之樂武象也舞武古通用字此篇三家與毛同義

補 班固封燕然山銘維清緝熙文王之典集補

喬樅謹案文王之興鄭箋云天下所以無敗亂之政而清明者乃文王有征伐之法故也文王受命七年五伐又辟廱箋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鄭君此箋是據齊詩爲說攷尚書大傳云文王一年質虞芮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紂乃囚之羑里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文王出則克耆六年伐崇則稱王伏湛述齊詩說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是其事也尚書中候我應曰枝伐弱勢注云伐紂之枝黨以弱其勢若崇侯之屬我應又曰伐崇謝告注云謝百姓且告

天主爲崇也緯學亦本齊詩陳氏稽古編曰維清篇惟鄭氏釋之最明而後儒莫用者因祭天枝伐之說出於緯書耳源謂文王之伐崇類祭見皇矣詩類祭之爲祭上帝見尚書及禮記則以肇禋爲文王始祭天非無稽之談也周世武功惟文王最多文王武功以伐崇爲大故文王有聲篇言繼伐獨舉伐崇爲言皇矣篇之是類又正指伐崇之事則肇禋雖言祭實美文王征伐之功以經證經枝伐之言非謬矣

錫茲祉福

補 漢書宣帝紀錫茲祉福

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

補 禮記中庸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鄭注不顯言顯也辟君也此頌也言不顯乎文王之德百君盡刑之諸侯法之也

於乎前王不忘

補 禮記大學詩云於乎前王不忘

天作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

喬樅謹案尚書大傳云大王去豳邑岐山周民弃而從之者三千乘止而成三千戸之邑即此頌所言天作高山大王荒之是也鄭君詩箋云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蓋亦據齊詩之說

昊天有成命

補漢書郊祀志丞相衡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昔者周文武郊於豐

郊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
見也○漢博士師丹等議以爲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
南北周公加牲告從新邑定郊禮於雒天地以王者爲
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宜於長安定南北
郊爲萬世基

　喬樅謹案毛詩昊天有成命敘以爲郊祀天地之
詩蔡邕亦云郊祀天地之所歌也是齊詩義與毛
同今觀匡衡師丹奏議並言成王郊祀天地於雒
邑皆即據齊詩此篇爲說

夙夜其命宥密

補禮記孔子閒居夙夜其命宥密○鄭注其讀爲基基謀也密靜也言君夙夜謀爲政教以安民則民樂之
喬樅謹案毛傳訓基爲始從國語叔向之說鄭君禮注用齊詩故與箋義不同

宥密

補鹽鐵論未通篇周公抱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表矧惟南面含仁包德靡不得其所詩云夙夜基命

我將

補漢書郊祀志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治制禮作樂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

喬樅謹案毛詩敘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蔡邕獨斷載魯詩敘亦云我將一章十句祀文王於明堂之所歌也明堂月令論以明堂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引禮記盛德篇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其外有水名曰辟雍今據班志語知齊詩與魯毛說同

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

補漢書刑法志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師古曰周頌我將之詩也言法象文王之德以爲儀式則

四方日以安靖也

喬樅謹案德毛詩作典左氏昭六年傳引詩作德與刑法志同靖毛傳訓爲謀鄭箋訓爲治師古此注與毛鄭訓異蓋用舊注齊詩之義也

時邁

補儀禮大射儀鄭注時邁者太平巡守祭山川之樂歌

喬樅謹案此卽齊詩時邁之叙

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補漢書郊祀志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懷柔百神咸秩無文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補班固東都賦禮神祇懷百靈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補儀禮大射儀鄭注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

補鹽鐵論論菑篇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爲天下殃以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而不揚詩云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

補易林大畜之咸櫜戢甲兵歸放馬牛徑路開通國無凶憂

補漢書五行志詩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

補禮記樂記鄭注兵甲之衣曰櫜詩曰載櫜弓矢

補儀禮大射儀鄭注詩曰我求懿德肆於時夏

喬樅謹案鄭君大射儀注又引呂叔玉說以肆夏爲即時邁之詩馬瑞辰曰周官鍾師注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傹也渠思文也元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亡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案所云頌不能具謂不能備有九夏耳其以肆夏爲周頌時邁等詩正同呂說故此詩箋云樂歌大者稱夏思文箋又云夏之屬

有九賈疏乃以頌不能具謂頌內無此詩正義亦

云鄭以九夏別有樂歌之篇非頌也失鄭情矣

補荀悅漢紀序先王光演大業肆于時夏

執競

鍾鼓鍠鍠磬管鏘鏘降福穰穰降福簡簡

補漢書禮樂志詩曰鍾鼓鍠鍠磬管鏘鏘降福穰穰書

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

於鬼神乎故樂者聖人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萬民

成性類者也

補荀悅漢紀五詩云鍾鼓煌煌磬管鏘鏘降福穰穰

補 鹽鐵論論菑篇好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周文武尊賢受諫敬戒不殆純德上休神祇相貺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

喬樅謹案鍠鍠毛詩作喤喤鏘鏘毛詩作將將說文及風俗通引詩並作鍠鍠是三家文同御覽漢紀引詩作煌煌疑即鍠鍠之譌詩釋文云將將說文作蹡蹡行貌也蹡蹡蓋魯韓之異文穰穰鹽鐵論本或作瀼又作攘攘亦即穰之譌

思文

補 漢書郊祀志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禮作樂郊祀

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

喬樅謹案毛詩敘言思文后稷配天也蔡邕獨斷載魯詩敘同今據班志云云是齊詩說思文篇亦與魯毛同義

詒我來麰

補說文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也二麥一夆象其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詩曰詒我來麰

喬樅謹案毛詩詒作貽麰作牟魯詩曰飴我釐麰韓詩曰貽我嘉麰說文所引蓋齊詩之文鄭箋云

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書說烏以穀俱來云穀紀后稷之德正義引禮說曰武王赤烏穀芒應周尚赤用兵王命爲牟天意若曰須暇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卽位此時已三年矣穀蓋牟麥也詩曰貽我來牟是鄭所據之文也書說烏以穀俱來云云尚書旋璣鈐及合符后皆有此文喬樅謂書說禮說並與齊詩同一師傳鄭箋之語當卽本齊詩班固典引言朱烏黃麥之事亦皆用齊說詩釋文云牟字或作麰麰蓋麰之或體

噫嘻

浚發爾私

補鹽鐵論取下篇君篤愛臣盡力上下交讓而天下平浚發爾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云浚本又作駿是釋文本作浚正義亦作駿與又作本同鄭箋訓駿為疾攷爾雅釋詁駿速也說文䞨行速䞨䞨也訓義並同浚即䞨之叚借私毛傳云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與鹽鐵論說同惟以駿訓大其義微異

振鷺

補 禮記仲尼燕居徹以振羽○鄭注振羽樂章也振羽振鷺

喬樅謹案毛詩叙曰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蔡邕所載魯詩叙同今據禮記語則振鷺又爲大饗徹器之所歌矣

補 漢書匡衡議曰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存三統也見梅福傳

喬樅謹案漢書言元帝時匡衡議以爲宋已失其統而失國宜更立殷後爲始封而上承湯統孔子

殷人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至成帝時
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遂封
孔子世爲殷紹嘉公子眞之辭與稚圭同足知其
說詩亦皆爲齊學也

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補禮記中庸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
終譽○鄭注射厭也永長也

喬樅謹案射毛詩作斁義同馬瑞辰曰按終與衆
雙聲古通用後漢書崔駰傳豈可不庶幾夙夜以
永衆譽義本三家詩終卽衆之假借猶詩衆穉且

狂卽言終稱且狂也中庸釋此詩曰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有譽於天下卽衆譽也詩承上在彼在此言之亦爲衆譽正義讀如終始之終失之

補 班昭女誡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

豐年

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補 禮記郊特牲鄭注詩頌豐年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有瞽

設業設虡崇牙樹羽

補禮記明堂位鄭注簨虡所以縣鐘磬也橫曰簨飾之以鱗屬植曰虡飾之以贏屬羽屬簨以大版為之謂之業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為重牙以挂懸紘也周又畫繒為翣戴以璧垂五采羽于其下樹於簨之角上飾彌多也周頌曰設業設虡崇牙樹羽

喬樅謹案說文云業大版也所以飾懸鐘鼓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象其鉏鋙相承也牙卽業之上齒皇氏云崇重也謂刻畫大版重疊為牙是也靈臺詩虡業維樅毛傳云樅崇牙也正義謂以采色

爲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失之

應朄縣鼓

補 禮記明堂位周縣鼓○鄭注縣縣之以簨虡也周頌曰應朄縣鼓

喬樅謹案毛詩應田縣鼓傳云田大鼓也箋云田當作朄朄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攷周禮大師合奏鼓朄注引鄭司農云朄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爲大鼓先引故曰朄朄讀爲導引之引元謂鼓朄猶言擊朄詩云應朄縣鼓爾雅釋樂郭注引詩同是知齊魯今

文字皆作𩊚也陳氏禮書曰儀禮朔鼙即𩊚鼓也以其引鼓故曰𩊚以其始鼓故曰朔是以儀禮有朔無𩊚周禮有𩊚無朔馬瑞辰曰按陳說是也釋名鼙裨助鼓節也聲在前曰朔朔始也在後曰應應大鼓也𩊚以引鼓在前可知𩊚之即朔詩言應𩊚蓋前後皆備矣

肅雝和鳴先祖是聽

補禮記樂記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鄭注言古樂

和且敬

喬樅謹案雝毛詩作雝史記樂書引詩與禮記同

是三家文皆作雝

永觀厥成

補 班固辟雍詩永觀厥成

潛

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

補 易林比之觀鱣鮪鰋鯉衆多饒有一笱獲兩利得過

倍 益之 脊同

雝

補 禮記仲尼燕居客出以雍徹○鄭注雍樂章也

補 班固西都賦食舉雍徹

喬樅謹案周禮樂師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注云徹者歌雍在周頌臣工之什論語雍徹注引馬融云天子祭於宗廟雍以徹祭是宗廟之祭及食舉樂並歌雍以徹也又周禮小師徹歌大饗亦如之賈疏云大饗饗諸侯之來朝者徹器亦歌雍若諸侯自相饗徹器卽歌振鷺仲尼燕居云徹以振羽是其事也雍本禘太祖之所歌用之徹祭又用之大饗李善文選注釋食舉雍徹引禮記客出以雍徹爲證是讀以雍徹絕句謂歌雍以徹也又言以振羽者謂兩君相見諸侯大饗之禮則歌振鷺以

徹也禮記正義讀客出以雍爲句言客出之時歌雍以送之失其義矣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

補鹽鐵論申韓篇頌曰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此天爲福亦不小矣

武

補漢書禮樂志武王作武武言以武功定天下也

補禮記仲尼燕居鄭注武武象武王之大事也○明堂位鄭注象謂周頌武也以管播之

補春秋繁露質文篇武王受命作宮邑於鄗制爵五等

作象樂繼文以卒天

喬樅謹案周頌言奏者獨維清及武二篇以此二詩有歌有舞也維清象文王之武功武象武王之武功故其樂皆名爲象祭邕獨斷云維清奏象武之所歌也象武亦曰武象賈逵左傳注云象文王之樂武象也文王之樂名象武王之樂亦名象墨子云武王勝殷事成功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武是也文王之樂曰武武王之樂亦曰武春秋元命包云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故曰武吕氏春秋云武王伐殷克之歸乃薦俘馘于京

大宰令周公爲作大武是也又白虎通禮樂篇曰周樂曰大武象周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天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白虎通之說與春秋繁露合是齊魯詩家義同武本文王樂名詩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及武王克殷繼文而卒成武功又定大武之樂故蔡邕獨斷載魯詩敘云武奏大武周武所定一代之樂之所歌也言周武所定者明文王巳作武樂也鄭注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諸篇

以爲爲周頌之武注仲尼燕居以武爲大武正與

諸說相合胡承珙並譏其失過矣

閔予小子

遭家不造

補漢書叙傳遭家不造

煢煢在疚

漢書匡衡上疏曰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

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喬樅謹案煢煢毛詩作嬛嬛釋文云崔本作煢疚

本又作㝌說文㝌字下引詩煢煢在㝌嬛字下又

引詩嬛嬛在疚此兼採三家及毛詩也說文煢回疾也从卂營省聲段氏注云煢引申爲煢獨取徘徊無所依之意作嬛者叚借字也宊亦疚之假借

念我皇祖陟降廷止

漢書匡衡疏曰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佑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下臨其朝廷

喬樅謹案我毛詩作兹廷毛詩作庭傳云庭直也箋云上以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義與此注不

同師古之語蓋述舊注所稱齊說也馬瑞辰曰𠡠
頡篇云廷直也廷與庭同義其說亦通

敬之

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漢書郊祀志匡衡奏議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
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

補易林升之節曰日就月將昭明有功靈臺觀賞膠鼓作

仁

喬樅謹案據此知齊詩說亦以靈臺辟雍同處膠

鼓作仁謂膠庠及鼓宗也

示我顯德行

補春秋繁露身之養重於義篇聖人事明義以炤耀其所闇故民不陷詩云示我顯德行先王顯德以示民民樂而歌之以爲詩說而化之以爲俗故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從上之意不待使之若自然矣

喬樅謹案說郛載詩緯氾歷樞曰聖人事明義以炤耀其所闇故民不陷詩云示我顯德行與春秋繁露文同

小旻

自求辛螫

補易林履之泰蠆室蜂戶螫我手足不得進止爲吾害豫之明夷蠱之睽同

喬樅謹案螫韓詩作赦云赦事也毛詩釋文攷爾雅釋詁事勤也則辛赦猶言辛勤耳鄭箋云女如是徒自求辛苦毒螫之害義異韓詩而與易林語意正同蓋用齊詩也攷毛又據易林言蠆室蜂戶則齊詩以莽蜂爲蜂蠆之蜂也

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

補焦氏易林桃蟲生雕

喬樅謹案藝文類聚九十二引焦氏易林謂桃蟲生鵰或云布穀生子鷦鷯養之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三引同雛者鷙鳥也鷹鷂之屬毛傳云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鄭箋云鷦之所爲鳥題肩也或曰鴞皆惡鳥也題肩即鷹之別名見禮記月令注爲猶化也陸璣草木疏云桃蟲今鷦鷯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爲鵰故俗語鷦鷯生鵰馬瑞辰曰按爾雅釋鳥桃蟲鷦郭璞云桃蟲巧婦也方言說巧婦之名或謂之過鸁猶桑蟲之化螟蛉亦名果鸁也豳詩言鴟鴞取子喻武庚之誘管蔡猶

鴟鴞叔布穀之子使化鴟鴞也此詩桃蟲飛鳥喻管蔡之從武庚猶布穀之子為桃蟲所養而化鴟鴞也呂氏春秋仲春紀鳩化為鷹高注鳩蓋布穀鵬布穀與鷹互相變化由來久矣

予又集于蓼

補易林觀之益去辛就蓼毒愈酷甚

載芟

補南齊書樂志漢章帝時元武司馬班固奏用周頌載芟以祠先農

喬樅謹案毛詩叙以載芟為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蔡邕獨斷同是三家與毛同義故班固奏用此詩

爲祠先農之樂歌

有飶其馨

喬樅謹案毛詩有椒其馨傳云椒猶飶也釋文云沈作俶尺叔反云作椒者誤也[illegible]相國揅經室集曰案椒字乃飶字之誤隸釋卷八冀州從事張表碑引作有馥其馨隸續卷十一膠東令王君廟門斷碑亦作有馥其馨是漢之經文作馥明矣晉左九嬪納楊后贊曰有馥其馨見藝文類聚十五傅咸答潘尼詩曰有飶其馨藝文類聚三十一是晉猶作飶矣沈重作俶

尺椒反馥字切音廣韻集韻皆以房爲雙聲尺字疑是房之譌且云作椒者誤也此不知唐以前何時寫者損滅馥字又損房爲尺又誤叔爲俶又由俶形與椒近而誤爲椒陸氏釋文云無故改爲俶而不知俶乃馥切音字之誤耳也毛傳椒猶飶也當作馥首飶也此篆上有飶其香而言飶香與馥香同君長握椒椒檄之椒傳箋皆不容無解椒之辭而椒猶飶也爲不辭矣此經文明是馥字之本證然非漢晉四證則此字無由臆造永不知其誤而又誤矣歙縣程少農恩澤云詩苾芬孝祀文選注一切經音義並引韓詩

作馥芬孝祀馥字形聲不謬於六書可補說文之遺元又謂飶苾同必義同馥音亦同馥所以毛傳云馥猶飶也馥與飶同此亦詩義同字變之例也處義即伏犧宓子賤皆房六切亦必复同音之證喬樅攷華嚴經音義上引字林云馥香氣盛也正詩馥字之訓廣雅釋訓馥馥芬芬香也馥馥亦即苾苾小雅信南山曰苾苾芬芬三家詩作馥馥芬芬蔡邕司空臨晉侯楊公碑曰祀事孔明又曰馥馥芬芬是其明證何晏景福殿賦亦云馥馥芬芬皆用詩信南山語廣雅所釋即據三家詩訓義也

馬瑞辰曰上林賦云苾苾香漚鬱酷烈淑郁淑郁正芬香貌淑俶古通俶又與埱義　說文埱氣出土也土氣謂之埱穀氣謂之馭義正相近馬說亦通俶古文作淑見聘禮注淑馥同部三家今文正作馥字毛氏以淑爲馥之通假水旁與木旁形近遂誤作椒耳若毛詩同三家作馥則馥椒字形迥別無緣致誤沈重亦無因改字爲俶矣

良耜

其餉伊黍其笠伊糾

補禮記郊特牲鄭注詩曰其餉伊黍其笠伊糾言野人

之服也

喬樅謹案說文云糾三合繩也倉頡解詁亦云繩三合曰糾郊特牲言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又言草笠而至尊野服也是詩其笠伊糾謂以草爲笠其繩惟三合之耳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補鹽鐵論力耕篇古者尙力務本而種樹繁躬耕趣時而衣食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詩曰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絲衣

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

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漢書郊祀志周頌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吳不敖胡考之休○師古曰其門塾之基也吳讙譁也敖慢也考壽也休美也言執祭事者或升堂室或之門塾視牛羊之牲及舉大小之鼎告其致絜神降之福故獲壽考之美曰何壽之羊 者數之之言也

案毛詩宅 毛云吳譁釋文云說文作吳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當作吳矣 下大 从魚之大口者名吳音

胡化反此音恐[illegible]志吳字注無音必本作吳而今譌爲吳耳

喬樅謹案說文吳大言也从矢口吳从大象形故吳爲大言毛傳云吳譁也譁卽大言之謂又說文吳下重文𡗝云古文[illegible]又如此攷說文夰放也[illegible]大八吳古文作𡗝从口夰者取[illegible]之義謂放言也字从夰有廣大之稱與𡗝字並从夰訓爲大言同吳者吳之變體何承天音[illegible]化反蓋讀若瓠[illegible]夲所以驚人也从大从屮一曰[illegible]也讀若瓠是其明證故詩碩人俁俁韓詩作扈扈何音蓋非無

本其以吳爲誤則失於考校耳毛傳及箋皆訓吳爲譁吳譁亦一聲之轉衆經音義卷十一鍥此古文奇字鏵尤可見吳之古音有讀爲胡化反也

喬樅又案毛傳訓考爲成師古注訓考爲壽與毛義異蓋本舊注齊說鄭箋云此得壽考之休徵亦據齊詩以易毛義也

補禮記禮器鄭注繹祭之禮既設祭於室又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周禮曰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詩頌曰自堂徂基

補儀禮燕禮若舞則勺鄭注勺頌篇告成大武之樂歌也萬舞而奏之所以美王侯勸有功也

補漢書董仲舒傳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和治百王同之虞氏之樂莫盛於韶周之樂莫盛於勺○張晏曰勺周頌篇名言能成先祖之功以養天下也

補春秋繁露質文篇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邑於洛陽成文武之制作汋樂以奉天

震福謹案汋毛詩作酌釋文云字亦作汋春秋繁露汋字疑即汋之譌荀子及左氏傳並作汋儀禮禮記及漢書並作勺勺即汋之省汋酌訓義相近

古通用字

補漢書禮樂志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

補禮樂志簫勺羣慝○晉灼曰勺周樂也言以樂征伐也

喬樅謹案毛詩序以酌爲告成大武白虎通禮樂篇云周樂曰大武象周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鄭君儀禮注亦云勺告成大武之樂歌是三家與毛氏義並相同周之樂莫盛於勺者謂文王武王之武功至是大成故爲極盛耳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實維爾公允師

補儀禮燕禮鄭注引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又曰實維爾公允師

喬樅謹案毛傳訓養爲取陳奐曰此古義也禮記雜記注羣鳥養羞鄭注羞謂取食則養羞猶言取食也馬瑞辰曰逸周書允文解曰遵養時晦晦明遂語于時允武孔晁注云養時闇昧而誅之使昧者修明而遂告以言武也王肅釋傳亦云率以取是紂定天下以除晦說文𢦏古文作𢦏从羊攴攴从又卜聲又手也手所以取故養字古有此義喬樅謂張

晏漢書註云兮言能成文武之功以養天下也以

養天下猶言以取天下故爲成文武之功鄭君箋

詩以遵養時晦謂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用韓

詩外傳說別爲一義

補 班固封燕然山銘 鑠王師兮征荒裔

桓

屢豐年

班固靈臺詩 屢惟豐年

于以四方克定厥家

漢書匡衡疏曰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

天下治矣○師古曰言欲治四方者先當定其家從內自及外

喬樅謹案此與毛詩傳箋義異

般

補易林萃之比德施流行利之四鄉雨師灑道風伯逐殃巡狩封禪以告成功益之復旅之小過同

喬樅謹案毛詩敘云般巡狩而祀四嶽河海也般樂也蔡邕獨斷云般巡狩祀四嶽河海之所歌也是三家與毛序同胡承珙曰按此詩與時邁相似但時邁敘云巡狩告祭柴望也所重在告祭天神

而山川百神皆在從祀之數故經首言昊天然後及百神河嶽郊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堯典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說文祡燒柴焚燎以祭天神鄭王制注柴祭天告至也此可見時邁以柴為重望秩山川不過連而及之耳般則絕不及柴燎惟祀山川而已此其所以不同況時邁言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明是頌武王初克商後巡守祭告之事般則通言陟山翕河敷天裒對似當為既定天下後時巡四方而作也漢儒於二詩皆曰封禪之說而毛皆不言蓋封禪之禮古者帝王巡守必皆行之

封卽堯典封二山之封鄭注書大傳云祭者必封封亦壇也禪與墠同東門之墠傳云墠除地町町者然則封土爲壇除地爲墠乃巡守祭祀之常事故經典皆未嘗特言之耳

於皇時周

補 班固靈臺詩於皇樂胥

喬樅謹案般詩序云般樂也鄭箋釋於皇時周云皇君也於乎美哉君是周邦班固於皇樂胥之語卽本般詩

於繹思

不得從謹案毛詩釋文云於繹思毛詩無此句齊魯
韓有之今毛詩有者衍文也崔集注本有是採三
家之本崔因有故解之正義云此篇末俗本有於
繹思三字誤也臧鏞曰此句涉上賚篇而誤卽在
三家亦爲衍文馬瑞辰曰賚篇以於繹思與首三
句爲韵若此篇增於繹思則與山河不相協且賚
詩於繹思承上敷時繹思而申言之般詩則上無
所承不得言於繹思也

齊詩遺說攷卷第四 四之二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齊詩頌二

魯頌

補漢書地理志魯地奎婁之分埜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僮取慮皆魯分也周興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爲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瀕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齗齗如也

坰

駫駫牡馬在坰之野

喬樅謹案毛詩駉駉牡馬釋文駉古熒反說文作驍又作駫同不言韓詩字異則韓與毛同作駉可知駫駫蓋齊魯之異文胡承珙曰今本說文驍良馬也駫馬盛肥也詩曰四牡駫駫駉牧馬苑也詩曰在駉之野案說文驍下本不引詩釋文嘗是駉又作驍蓋陸所見毛詩有作驍一本耳下乃云說文作駫同陸所見說文自作駫駫牡馬與今本異許例三家詩作駫駫而焉肥盛之訓正與毛訓駉

駉爲腹榦肥張者同義毛叒借字此特借馬苑之
駉字爲之耳至牧馬苑乃駉之本義其引詩在駉
之野段氏注云宜本作在冋之野詩言牧馬在冋
故許引之以證从馬冋會意馬在冋爲駉猶草木
麗于地爲蘼也喬樅攷玉篇駫馬肥壯盛皃駉同
上又牧馬苑也是以駫與駉爲一字之異體此詩
名篇蓋取牧馬之坰故揚雄大僕箴云牧于坰野
而詩人與魯又東晳云雖駜在坰史克以頌魯侯
郤昂云里克賦在坰之頌說文以冋爲古文坰爲
同之或體則知三家詩皆當以坰名篇也

頖水

補 禮記王制鄭注頖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又禮
器鄭注頖郊之學也詩所謂頖宮也
喬樅謹案毛詩作泮水箋云泮之言半也半水者
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箋說與白虎通同蓋
用齊魯之義說文云泮諸侯饗射之宮西南爲水
東北爲牆其說獨異攷許氏五經異義釋辟雍據
韓詩說鄭君駁異義據禮記王制謂大學卽辟雍
又據詩頌泮水爲泮宮復與辟雍同義之證然則
知鄭所云半水謂以南通水是用齊詩之說許所

云西南爲水是用韓詩之說也水經泗水注云曾
泮宮在高門直北道西宮中有臺高八十尺臺南
水東西一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
東西六十步臺池咸結石爲之詩所謂思樂泮水
也鄭言西南道水與許氏合其所解詩亦當爲韓
矣

在頖獻馘

補禮記王制鄭注訊馘謂所生獲斷耳者詩曰在頖獻
馘

淑問如皋陶

漢書匡衡疏曰淑問揚乎疆外〇師古曰淑善也問名也

喬樅謹案師古此注與毛詩義異箋云善聽獄之吏如皐陶者是以問爲問獄之問

克廣德心

補 班固竇車騎北征頌克廣德心

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補 易林比之噬嗑蒼梧鬱林道易利通元龜象齒寶貝南金爲吾歸功

補 又萃之中孚元龜象齒大賂爲寶稽疑當否衰微復

起

喬樅謹案毛傳訓賂爲遺鄭箋訓大爲廣胡承珙曰大賂二字句屬上下與韋固既伐昆吾夏桀文法相同胡說是也觀易林言元龜象齒大賂爲寶亦以大賂包上元龜象齒是其證矣

閟宮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

補春秋元命包曰姜嫄遊於閟宮其地扶桑履大人跡而生稷卦之得震故周蒼代商

喬樅謹案閟宮毛傳引孟仲子曰是禖宮也生民

篇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歆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傳曰古者必立郊禖焉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帝高辛之帝也從于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箋云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禖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於是遂有身生子是爲后稷據此是姜嫄祀於郊禖因遊禖宮也元命包以閟宮爲神禖之宮與孟仲子說正合春秋緯用齊詩詩齊魯韓說后稷感天而生故周爲姜嫄立廟即爲后夫人

祀　祈子之宮謂之禖宮太平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曰王者一歲七祭天仲春后妃祀郊禖禖亦祭天也禖宮在於南郊故謂之郊禖然則魯亦有祈禖之宮矣

補周禮大司樂鄭注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宮閟神之

喬樅謹案閟宮箋云閟神也姜嫄神所依故曰神宮說文祕神也閟與祕音義同古有神禖之稱高辛以前祀女媧爲神禖風俗通云女媧禱祀神示

而爲女媒𠂆亻自姻爲行媒所始是也殷以元鳥

生商爲嘉祥故祀娀簡於禖宮周以帝迹衕感爲

神靈故祀姜嫄於禖宮變媒言禖神之也故曰閟

宮

王謂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命

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補禮記明堂位鄭注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

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同五百二十五積四十九

開方之得七百里詩魯頌曰王謂叔父建爾元子俾侯

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

川土田附庸

補漢書律厤志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也

享以騂犧

補春秋繁露郊祀對周公傅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故成王令魯郊也魯郊用純騂剛周色上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

喬樅謹案何休公羊僖三十一年傳解詁云昔武王旣沒成王幼少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

郊以彰周公之德邵公所述多公羊家師說故與
春秋繁露合公羊爲齊學其稱詩皆齊說也騂犧
毛傳云騂赤犧純也鄭箋云成王以周公功大命
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
與天子同也此詩享以騂犧正魯郊用純騂之證
曲禮天子以犧牛鄭注犧純毛也純毛謂毛之純
色者公羊傳周公白牡魯公騂犅何休以騂犅爲
赤脊但言赤脊則非純色可知若羣公不毛則赤
不盡赤脊矣

白牡騂剛

補春秋繁露郊祀對武王崩成王幼而在繈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功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云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以爲報德之禮

喬樅謹案公羊傳文十三年解詁云白牡殷牲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剛者犅之叚借說文犅特牛也特牛父也則騂犅猶言騂牡耳公羊傳魯公騂犅乃正字齊詩今文疑字當作犅犅字从岡取赤脊之義也

籩豆大房

補禮記明堂位周以房俎鄭注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曰籩豆大房

三壽作朋

補漢書禮樂志養三老五更於辟雍○李奇曰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詩曰三壽作朋

喬樅謹案鄭箋以三壽爲三卿李奇以爲三老蓋據齊說與箋異義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

補禮記明堂位革車千乘鄭注革車兵車也兵車千乘成國之賦也詩魯頌曰公車千乘朱英綠縢

公徒三萬貝冑朱綅

補禮記少儀鄭注詩云公徒三萬貝冑朱綅亦鎧飾也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補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贊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言也夫荆楚剽輕好作亂迺自古記之矣

補又嚴朱等傳贊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久矣其爲諸夏患也

補又匈奴傳贊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久矣夷狄之爲患也

眉壽無有害

補漢書匡衡禱廟文眉壽無疆韋元成傳

奄有龜蒙

補漢書諸侯王表序奄有龜蒙

令妻壽母

補易林豫之否令妻壽母宜家無咎君子之歡得以長

寢廟繹繹

補周禮隸僕鄭注詩云寢廟繹繹相連貌也前日廟後曰寢

喬樅謹案毛詩作新廟奕奕文選注引韓詩亦作

新廟薛君章句以奕奕爲盛貌惟齊魯詩並作寢

廟釋經與毛韓文異

奚斯所作孔曼且碩

補 班固兩都賦序皐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

喬樅謹案古今人表魯公子奚斯列上之下在第三等三家詩說皆以魯頌爲奚斯作與毛氏不同孔氏廣森云三家謂詩爲奚斯作者是也此與吉甫作頌其詩孔碩文義正同曼長也詩之章句未有長如此篇者故以曼言之毛傳謂奚斯作廟則

孔碩且碩詞意肴複矣

補後漢書曹褒傳昔奚斯頌魯考甫詠殷夫人臣依義顯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

喬樅謹案叔通家世持慶氏禮慶普爲后蒼弟子於詩當習齊后氏故傳叔通此說卽本之齊詩也

齊詩遺說攷卷第四 四之三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齊詩頌三

商頌

補漢書地理志宋地房心之分埜也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虛也

禮記樂記鄭注商宋詩也

案韓詩以商頌爲美襄公史記宋世家同鄭注樂記亦以商爲宋詩然則三家說並合矣

那

猗與那與

班固典引於穆猗那

又明堂詩猗與緝熙

植我鼗鼓

補禮記明堂位殷楹鼓鄭注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殷

頌曰植我鼗鼓

喬樅謹案毛詩作置我鼗鼓箋讀置爲植植鼗鼓

者爲楹貫而樹之鄭讀卽據三家今文馬瑞辰曰

按說文植戶植也或从置作櫃是櫃本植之或體

詩作置者卽櫃之省借漢石經論語置其杖而耘

正與詩假置爲植者同

既和且平

補 漢書敘傳既和且平

烈祖

奏假無言時靡有爭

補 禮記中庸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鄭注假大也此頌也言奏大樂於宗廟之中人皆肅敬金聲玉色無有言者以時太平和合無所爭也

喬樅謹案奏假毛詩作鬷假左傳昭二十年引詩作鬷嘏奏鬷一聲之轉假嘏雙聲故得通用鄭君

此注以奏假爲奏大樂與毛詩傳箋義殊

我受命溥將

補 漢書匡衡謝毀廟告受命溥將韋元成傳

元鳥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

補 詩含神霧曰契母有娀浴於元邱之水睇元鳥銜卵過而墮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見丹鉛總錄

喬樅謹案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引詩傳曰湯之先爲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于元邱有燕銜卵墮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吞之卽生契索隱曰按

史所引出詩緯故曰詩傳喬樅謂褚少孫習魯詩
所引詩傳當即魯詩傳魯詩亡於西晉小司馬不
見魯詩時惟詩緯尚存故據以爲說尚書中候言
元鳥翔水事亦同詩緯

補易林晉之劉天命元鳥下生大商造定四表享國久
長

補禮記月令鄭注元鳥燕也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娀
簡吞之而生契

古帝命武湯

補春秋繁露質文篇天將授湯主天法質而王祖錫姓

爲子氏謂契母吞元鳥卵生契契先發於胷性長於人倫至湯體長專小足左扁而右便勞右佚左也性長於天光質易純仁

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

補漢書古今人表武丁小乙子

喬樅謹案毛詩傳武丁高宗也箋云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者在高宗之孫子馬瑞辰曰按正義引王肅云在此高宗武丁善爲人之孫子與毛傳釋湯孫同義然節去善爲人之四字而謂之武丁孫子則不詞若如箋以爲在高宗之孫子

則此詩祀高宗何得不美高宗而美高宗之孫子乎惟王尙書引之云經文兩言武丁疑皆武王之譌而武王靡不勝則武丁之譌蓋商之先君受命不殆者在湯之孫子故曰在武王孫子武王孫子猶那與烈祖之言湯孫也湯之孫子有武丁者編其祖武無所不勝故曰武王孫子武丁靡不勝傳寫者上下互譌耳今按王說校正譌誤極爲精核大戴禮用兵篇引詩校德不塞嗣武于孫子與此詩形聲相近于卽王字脫下一畫耳在武王孫子下卽接言武王孫子武丁靡不勝與文王篇侯文

王孫子下即接言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文法正相
似

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補禮記大學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補禮記王制鄭注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曰
畿殷頌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周亦曰畿

班固西都賦封畿之內厥土千里

喬樅謹案畿圻字同圻界也毛傳訓畿爲疆疆猶
界也路史注引書大傳曰圻者天子之竟也故爲
天子所居州界之名馬瑞辰曰邦畿二字同義邦

者封之叚借小爾雅封界也周禮大司馬注封謂立封於疆爲界是封亦疆也界也文選西京賦注引詩作封畿千里蓋本三家詩說文封从㞢从土从寸守其制度也籒文从丰土作𡊨邦字亦从邑丰聲故通用論語邦域之中漢書王莽傳作封域釋文亦曰邦或作封又謀動干戈於邦內釋文云鄭本作封釋名邦封也皆邦與封同音通用之證封畿同爲疆界之稱猶肇域讀爲兆域兆亦域也喬樅謂據禮記引詩作邦畿知三家與毛皆爲邦字邦封義同漢儒引皆作封畿者避高帝諱改字

也

長發

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元王桓撥

補漢書禮樂志昔殷周之雅頌乃上本有娀姜嫄禼稷始生元王公劉古公太伯王季姜女太任太姒之德○師古曰禼殷之始祖元王亦殷之先祖承黑帝之德故曰元王毛鄭說詩以元王卽禼也此志旣言禼又言元王則元王非禼一人矣

喬樅謹案詩於帝立子生商下卽接言元王桓撥

則元王嘗指𡩋爲是不得以契元王爲二人漢志

元王疑是相土之誤商頌長發言相土烈烈海外

有截何得畧而不數乎宣帝紀引詩率禮不越遂

視旣發文穎注亦指契言之是其明證

補漢書外戚傳殷之興也以有娀及有㜪

補又古今人表𡩋逷帝嚳妃生𡩋○師古曰即𡩋狄也

率禮不越遂視旣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補漢書宣帝紀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

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旣發相土烈烈

海外有截○文穎曰遂徧也發行也言契能使其民率

禮不越法度徧承視其教令奉順而行也相土契孫也烈烈威也截整齊也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整齊也

喬樅謹案禮毛詩作履三家並作禮

補又古今人表相土昭明子

喬樅謹案五行志云相土商祖契之曾孫代閼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師古曰據普典籍相土即商之孫今云曾孫未詳其意喬樅謂古今人表以相土爲昭明子是爲契孫無疑五行志葢誤衍曾字耳

補 班固封燕山然銘勳凶虐兮截海外

帝命不違至於湯躋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補 禮記孔子閒居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鄭注帝天帝也詩讀湯齊爲湯躋躋升也降下也齊莊也昭明也假至也祗敬也式用也九圍九州之界也此詩云殷之先君其爲政不違天之命至於湯升爲君又下天之政教甚疾其聖敬日莊嚴其明道至於民遲遲然安和天是用敬之命之用事於九州謂侯王也

喬樅謹案湯躋毛詩作湯齊日齊毛及魯韓詩並作日躋與齊詩文異

爲下國畷郵

補 禮記郊特牲鄭注詩云爲下國畷郵○正義曰此所引者齊魯韓詩也郵謂民之郵舍言成湯施布仁政爲下國諸侯在畷民之處所使不離散

喬樅謹案鄭釋郵表畷謂田畷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閒之處也引詩畷郵爲證攷說文畷兩百閒道也廣六尺段氏注云百者百夫洫上之涂也兩百夫之閒有洫洫上有涂是謂兩百閒道是之謂畷

畷之言綴也衆[illegible]所綴也於此爲田畯督約百姓之處若街彈室者然曰郵表畷又說文桓亭郵表也郵亭爲督約百姓之所故立表以示人玉篇云畷表也引詩爲下國畷流畷與綴字通故毛詩文作綴傳訓爲表郵毛詩作旒蓋亦以聲近通假傳訓旒爲章章亦表也

不剛不柔布政優優

補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和者天地之美德達理也聖人之所保守也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非中和之謂與是故能以中和理天

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養其身者其壽極命

喬樅謹案布政毛詩作敷政與齊詩文異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恂蒙何天之寵傅奏其勇

補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詩云受小共大共爲下國恂蒙何天之寵傅奏其勇○盧辯注殷頌長發之五章也頌湯伐桀除災之事恂信也言下國信蒙其富詩爲駿龐或古有二文或以義賦寵傅又爲龍敷

喬樅謹案盧辯所據詩毛氏也大戴禮所載用齊詩之文與毛氏異馬瑞辰曰考荀子榮辱篇引作駿蒙駿與恂龐與蒙古竝聲近通用大學恂慄鄭

注訓恂爲駿詩狐裘蒙戎左傳作尨戎是其證也
此詩嘗以恂蒙爲亚恂讀爲徇呂氏春秋忠廉篇
高注徇猶衛也是徇有庇衛之義蒙通作幪說文
幪蓋衣也廣雅釋詁幪覆也幪卽幪之俗爲下國
恂蒙猶云爲下國覆庇耳荀子榮辱篇是夫羣居
和一之道也下引詩此句爲證則恂蒙有羣相庇
蔭之象法言震風淩雨然後知夏屋之爲帡幪也
注帡幪蓋覆也恂蒙猶言帡幪耳上章言敷政故
云爲下國之表章此章言奏勇故云爲下國之覆
庇義固各有當也董氏讀詩記引齊詩作駿駹皆

叚借字說齊詩者遂以馬釋之誤矣喬樅謂大戴記師傳與齊詩同爲后蒼所授據大戴記所引則齊詩作恂蒙信而有徵董氏不見齊詩讀詩記無稽之言謬妄殊甚又毛詩何天之龍傳云龍和也箋云龍當作寵寵榮名之謂卽據齊詩改毛傳歟亦以聲同通用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過

漢書刑法志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過言以仁誼綏民者無敵於天下也○師古曰殷頌長發之詩也武王謂湯也虔敬也遏止也言湯建號

興師本猶仁義雖執戚鉞以敬爲先故得如火之盛無能止也

喬樅謹案志稱孫卿言云云考荀子議兵篇引詩施作發則班氏雖述孫卿語而所引詩則仍據齊詩之文遏毛詩作曷傳云害也又虔傳訓固也鄭箋同師古此注與毛異義是據舊注齊詩之說馬瑞辰曰古者兵器惟鉞最重說文作戉引司馬法夏執元戉殷執白戚周左杖黃戉右把白旄也字林鉞王斧也故王者親征多秉鉞史記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正此詩秉鉞之謂曷遏爾雅釋

詁並訓爲止曷當卽遏之省借則莫我敢遏猶曾

頌則莫我敢承承亦止也

（又）五行志上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衆

抗威武所以征畔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秉鉞如火烈

烈

包有三枿莫遂莫達

（漢書）叙傳三枿之起本根既朽。（劉德曰）詩曰包有三

枿爾雅曰烈枿餘也謂木斫伐而復枿生也

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又）古今人表韋鼓昆吾係夏桀世。（師古曰）豕韋國彭

姓鼓卽顧國已姓昆吾㚶姓國也三者皆湯所誅也

班固典引用詩韋顧黎崇之不恪

喬樅謹案栟毛詩作韋據鄭君玉藻臣學注云韋當爲栟聲之誤則知栟爲韋本字也鄭箋以顧昆吾皆已姓師古以昆吾爲㚶姓與鄭不同蓋據舊注齊詩之說據周語彭姓豕韋已姓昆吾而古今人表又有劉姓豕韋則昆吾容或又有㚶姓也馬瑞辰曰古今人表韋有三其一韋居下上在夏帝癸時其一大彭豕韋居上下在殷南庚陽甲時又其一劉姓豕韋居中上在武丁時按班固表於南

庚陽甲之豕韋始言大彭豕韋則不以湯所伐之韋在帝癸時者爲彭姓矣蓋湯滅韋始以改封彭姓豕韋故鄭語但曰豕韋爲商伯不言在夏時爲侯伯也蓋夏時之韋其姓已不可考故人表不箸其姓鄭箋謂湯所伐卽彭姓豕韋誤矣至世本曰豕韋防姓防彭聲近以旁彭互通類之防姓卽彭姓亦未可以當此詩之韋也顧古今人表作鼓顧鼓瞽聲故通用微子我不顧行遯釋文徐仙民音鼓是顧鼓同音之證

殷武

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

補鹽鐵論論勇篇故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非畏其威畏其德也

補荀悅漢紀二十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

喬樅謹案竹書云成湯十九年氐羌來貢此詩所言自彼氐羌是也竹書又云武丁三十四年氐羌來賓是高宗時亦有氐羌賓服之事詩追敘成湯功業即所以頌高宗之能繼湯也後漢書西羌傳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則是詩之氐羌即鬼方矣胡承珙曰

世本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戎先零亦爲西零漢臨羌西北塞外有僊海鹽池莽曰鹽羌卽今甘肅青海地此鬼方爲西戎之證賈捐之傳云武丁地南不過荆楚西不過氐羌此就三家詩說高宗亦有事於氐羌也馬瑞辰曰山海經內經云伯夷父生西嶽西嶽生先龍先龍生氐羌氐羌乞姓郭注伯夷父顓頊師今氐羌其苗裔也大戴五帝德篇言舜南撫交阯大教鮮支渠廋氐羌據書大傳西方者鮮方也則鮮卽西當作鮮及渠廋氐羌支乃譌字也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

命於下國封建厥福

補班固西都賦故下民號而上訴之帝懷而降監乃致

命乎聖皇

京邑翼翼四方是則　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漢書匡衡疏曰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

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

補 荀悅漢紀匡衡疏曰詩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此教
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

喬樅謹案王氏經義述聞云漢紀之文本於漢書
匡衡傳而傳載衡疏作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與漢
紀不同者後人以毛詩改之也案疏言道德之行
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故引詩四方
是則以證之則亦法也若作四方之極則失其指
矣顏注所見已是改竄之本當據漢紀以正之喬
樅謂此詩三家並作京邑翼翼四方是則與毛文

異者後汝〻言魯恭疏云四方是則又張衡東京賦云京邑翼翼四方是視是魯詩之文也樊準傳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李賢注曰韓詩之文也翼翼然盛也後魏書甄琛傳詩稱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後魏時齊魯詩已亡佚則所引韓詩也白帖兩引詩並同亦據韓詩